

廢土樂園

上帝遺落的棋局：
騎士劍指日輪
王后新寡
頭頂著下體的主教頹萎於
瀆神的手淫
那時我們依照規則
卻難以並立
努力排列與揣摩星座
因為那曾是人類的表情

陸沉之島、絕滅的海獸與閹割的石像
我們文明禁不起玩笑的乾咳
風它那巨大的沉思
使寒冷成為肉身唯一的質量
上個世紀新鮮待售的化石
鎖進年輕岩層
（來日，當此地再度成為神游牧的豐沃之土
會以黑色的唇蜜親吻）
蜥蜴暫止流動的瞳孔
還倒映一些樓廈興建之初
工人菸頭燎亮的火光
另一隻眼記得建築傾斜的角度
鷹隼與鴿雀失去飛翔這
啟蒙著人類無數世代的信仰
雲誤把地圖畫成了迷宮
（「哎……」你推搡著我撒嬌：
「都是我們的了。」）

我看著你優美的身體發出清脆的聲音
像是沙漠中的風鈴
下半身閃耀如金色的麥稈之海
我們跳著水面波紋的石階
一邊笑逐一邊猜拳
木馬顛簸旋轉
過時的騎士精神
動物園打烊，商店街、紀念品店靜如

午後的陽光，還有旅客服務中心
忘了曾屬於人類這個籍貫
用記憶的石塊壓住那張捕獲愛
這種難以描述之物的照片
絨毛玩偶躲入射氣球遊戲的攤位
第一次有勇氣成為西部的神射手
我們忍著笑表演胡迪尼的逃脫術
噢，翻身不出而發現
我們通通是命運的棋族

抵達時間的恐怖屋：嘶叫、鬼嚎與神泣
驚醒在舊世界的歌聲裡
人類退化的尾巴
將複數的聲帶一把束起
分長無以計數的神經元突觸
學習用溫度溝通、以微幅的顫抖或費洛蒙
重譜四處竄逃的音符
一個個像是蠻野難馴的記憶……
你是我話語中最後發光的母音

我多鱗的指端、厚硬的甲殼
日益變化的新的節肢
在軟沙中舐理新生的翅
很快整個樂園的股權即將轉讓
光總是熄滅的突然
我還在收聽（也只能是聽）你最細最細的兩瞳
擊打彼此的燧石之音
你悄悄呢喃：「我們玩的那一場遊戲……」